



「文学以虚构之力，护爱这个世界的真实」

——访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亮程

□教鹤然



“写作《本巴》时，我看见自己的心依然古老而天真”

教鹤然：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在新疆地区都有所流传，您为何选择江格尔作为小说创作的史诗资源？记得您曾经说过，自己创作《本巴》与听到江格尔齐演唱有关，能否具体分享一下《本巴》的创作初衷和缘起？

刘亮程：十多年前，我有一个主要做地方文化旅游的工作室，在给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做旅游文化接触时接触到了当地的江格尔齐。该县是土尔扈特东归地之一，也是江格尔史诗传承地，被称为“江格尔故乡”。江格尔史诗便是土尔扈特人的祖先西迁伏尔加河流域时带去，又在东归时带回来的，他们带着口传史诗在辽阔大地上迁徙。

之前我也读过汉译本的江格尔史诗，但听到活态的史诗说唱还是很震撼。我在草原上第一次听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老江格尔齐加·朱乃演唱，感觉那古老神奇的声音能将远山、辽阔草原、万千生命，以及无限星空和祖先连接在一起。当时并没想以后会写一部跟江格尔有关的小小说。我们只是给该县做江格尔旅游文化塑造，参与设计建造了江格尔史诗广场，组织江格尔专家研究史诗英雄的性格、相貌特征及所佩兵器等，设计制作巨型雕塑祈福酒碗，邀请画家张永和绘制了十二英雄以及江格尔和阿盖夫人的画像，等等。

以上这些都在《本巴》中写到过。十多年前我曾为江格尔史诗做事，十多年后当以史诗为背景写小说时，其中我们做过的许多事自然或多或少又做了些调整。能不能请您详细谈一谈从杂志首刊到出单行本经历了怎样的修改和增删过程？

刘亮程：《本巴》在《十月》杂志发表时，其实还未完成，但故事已经很完整，可以发表了。一部作品的完成与否，可能只有作者知道。故事的完整形态在作者心里，他不写出来，读者是不知道故事有多长的。一部小说是从一堆故事中走出来的一个故事，读者看到的是它活下来的部分。《本巴》是一次意外写作，我原本写土尔扈特东归，那场发生在200多年前的壮烈让我震撼，我为此准备了很久，在土尔扈特东归地之一的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采访东归后人，还去过东归所经的哈萨克草原。原本已经动笔写了五六万字，但又停了下来，因为5岁的小江格尔齐出现了，他将故事带到了别处。原本宏大残酷的迁徙与战争被游戏所替代，游戏成为小说的主体，完成了一个自足世界。后来，我又添加了12位自小听江格尔史诗长大的青年，装扮成史诗中的十二英雄，去营救小江格尔齐，最后全部牺牲。这是原小说中的核心故事，被压缩到《本巴》中，并借用了史诗中对各位英雄的描述，完成了一场史诗级的英勇牺牲。

教鹤然：选择活态史诗作为写作对象，以文学书写将史诗的故事记录下来，是很有难度也很有挑战性的。长篇小说的篇幅有限，但活态史诗永远会生成新的文化内涵。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也会感受到史诗本身的生长性？

刘亮程：《本巴》不是按照史诗套路去讲史诗中的故事。对于那些古老神奇



的故事，现代小说不会比史诗本身讲得更好。你可以认为《本巴》是江格尔史诗在现代作家笔下的一次节外生枝，它是完全不同于史诗的新故事。

江格尔史诗尽管还有齐在说唱，但它的生长性肯定不如古代了。十年前，我刚认识加·朱乃的时候，据说他会说唱70章江格尔，现有的汉译本江格尔的一部分就是由他的说唱整理的。前不久我在布克赛尔县又见到了加·朱乃的孙子道尔吉·尼玛，我们一行在晚宴上听他说唱江格尔，大家都被震撼住了，他的声音极有穿透力，像是能把听者带入到那个古老遥远的史诗空间。道尔吉·尼玛尽管年轻，但他说唱史诗的嗓音里有古老的能够走进我们心灵的声音。

道尔吉·尼玛给我们唱了两段江格尔，他说家里的十几只羊在黄昏时被狼咬死了，要开车进山里看看。狼咬死羊这样的事，在史诗初创的遥远时代便发生在发生着，现在依然在发生。我看着道尔吉·尼玛走入夜色中的背影，知道此时此刻被黑夜笼罩的草原、山岭、星空、草木和牛羊，都是古代的。史诗能被现在的我们接受，必定是史诗中所描述的那些大地永恒之物在今天依然存在，我们的心灵中也依然存有天真古老的情感。

写作《本巴》时，我看见自己的心依然古老而天真。《本巴》是我做的一场天真之梦。它既在史诗之中，又在史诗之外。文学是做梦的艺术。就像传说中江格尔齐从一场大梦中醒来就会唱所有的江格尔诗篇，我从童年便开始的一场场梦中醒来，开始文学写作。

“作家在心中积蓄足够的老与荒，去创作出地老天荒的文学时间”

教鹤然：谈及这部小说，很容易会

■采访手记

我对刘亮程的第一印象，始于他刚刚得知《本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时，我们之间的一通电话。那时，他的语气很平静，伴着听筒里传来的风声鸟语，有种特别的“松弛感”。年轻时，刘亮程离开了他的村庄，去城市中寻找自己的人生，50岁以后，他选择回到故乡，在距离乌鲁木齐300公里的木垒县城西南部山区菜籽沟村住了下来，在日出日落的闲适和悠长中读书写作，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后来，从《文学的日常》《大地生长》等纪录片的镜头中，我更为具象地看到了那种田园牧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看见秋天来到一棵树上，慢慢地将果实缀满枝头，慢慢地将叶子染成金黄。在木垒书院，生命随着时节不断抽枝发芽，渐渐开花结果，又缓缓老去。城市里的时间仿佛全然失效，这种“向往的生活”深深地吸引着每个在城市中疲于奔波的人。有网友曾这样评价《本巴》：“如果你无法战胜沉重生活，推荐看一看这本书。”也许，就是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学底色，让他的创作像是一袋没有

的盐”，虽然是无形的、难以量化的，但读者却仿佛能真实地尝到咸味。

新疆这块土地上有着绚烂的多民族文化，刘亮程生于斯、长于斯，也以此地作为文学创作的精神故园，创作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一片叶子下生活》等很多作品。新疆对他的文学生命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在接受采访时，特别谈到新疆的自然风貌和万物生灵塑造了自己文字的气质：“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是一个人畜共居的村庄，我在那里认识了自然。我跟草一起长大，跟树一起成长。我文字中书写的是一个人与万物共存的家乡。这个家乡是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也是我长大后去过或没去过的任何地方。”文学的种子埋在家乡的土壤，而那土地连接着整个世界，也联结着每个离开故乡的人的过去、当下和未来。他认为，文学与故乡的关系是，当写作者把自己的小小的家乡写到世界上去，家乡文学便能成为世界文学。这种把家乡写成世界的观念，始终贯穿了他的文学创作实践。

刘亮程曾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提



刘亮程(左一)在木垒县菜籽沟村场场

注意到时间因素，时间是物理概念，也是哲学概念。《本巴》中的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也是流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与空间相互交织缠绕，形成了平行时空或多重宇宙的复杂格局。如果读者带着三维现实世界的观念进入文本，一定会被作品中任性、可逆、跳脱的时间感所震撼。您为什么会选择以文学的形式来书写时间的本质？

刘亮程：我一直生活在农耕时间。一种缓慢、悠长、确定、没有被分割的时间，比如麦子从发芽长叶、抽穗到成熟的时间，天亮到天黑的时间，长成一棵树、长老一个人的时间，做成一场梦的时间，等等。这样的时间地久天长，循环往复，从来不曾逝去，时间缓慢到我们不必追赶它，它也不会丢下我们。

我在《虚土》中写了人的一辈子如旷野般散开，每个年龄的自己在同一片时间旷野上。所有人长大长老了，我独自回去过我的童年。《本巴》的时间奇点源自一场游戏。在“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的人世初年，居住在草原中心的乌仲汗感到了人世的拥挤，他启动搬家游戏让人们回到不占多少地方的童年，又用捉迷藏游戏让大地上的一半人藏起来，另一半去寻找。可是，乌仲汗并没有按游戏规则去寻找藏起来的那些人，而是在“一半人藏起来”后空出来的辽阔草原上，建立起本巴部落。那些藏起来的人，一开始怕被找见而藏得隐蔽深远，后来总是没有人寻找他们便必须从隐蔽处现身。按游戏规则，他们必须被找见才能从游戏中出来。可是，本巴人早已把他们遗忘在游戏中了。于是，隐藏着（莽古斯）和本巴人之间的战争开始了，隐藏着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是让本巴人发现并找到自己。游戏倒转过来，本巴人成了躲藏者，游戏发动者乌仲汗躲藏到老年，还是被追上。他动用做梦游戏让自己藏在不会醒来的梦中。他的儿子江格尔带领本巴人藏在永远25岁的青年，而本巴不愿长大的洪古尔独自一人待在童年，他的弟弟赫兰待在母腹不愿出生，努力要让他们找见的莽古斯一次次向本巴挑衅，洪古尔和赫兰两个孩子担当起拯救国家的重任。

这两个故事奇点被我隐藏在小说后半部。时间是与我们同在的一个事物，我在

哪儿，时间就在哪儿。我的写作中，时间不是障碍。空我早年的散文多用句号，我希望在每一句里写尽一生。下一句一定是别有天地。作家对时间的处理，体现在每一个句子里。

文学写作是一门时间的艺术。时间首先被用做文学手段：在小说中靠时间推动故事，压缩或释放时间，用时间积累情感等，所有的文学手段都是时间手段。作家在一部作品中开始时间、混灭时间，时间成为工具。只有更高追求的写作在探究时间本质，呈现时间面目。

关于时间的所有知识，并不能取代我对时间的切身感受。或许我们在时间中老去，也不会知道它是什么。写作，使我在某一时刻仿佛看见了时间，与其谋面，我在它之中又在它之外。作家在心中积蓄足够的老与荒，去创作出地老天荒的文学时间。荒无一言，应该是文学的尽头了，文字将文字说尽，走到最后的句子停住在时间的断崖。我曾看见过时间的脸，它是一个村庄、一片荒野、一场风、一个人的生、无数的白天黑夜。我用每一个句子开启时间，每一场写作都往黑夜走，把天照亮。我希望我的文字，生长出无穷的地久天长的时间。

教鹤然：小说中还有一些与时间相对应的意象，比如“梦”。《本巴》的核心故事是通过“做梦”的过程展示给读者的，这种艺术处理背后有什么深意？

刘亮程：写《本巴》时我始终面对的是一场来自童年的被人追赶的梦。梦中我惊慌奔逃，追赶我的人步步逼近，我在极度恐惧中惊醒过来。即使现在，我依然会做这样的梦。现实中的我已经成人甚至老去，但梦里的我依然是个孩子，仿佛我长大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梦里去。梦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我们生命的一半是在不能自己掌控的梦中度过的。偶尔的一个梦中我没有惊醒，而是在追赶者眼看要抓住我的瞬间，我飞了起来，追赶我的人却没有飞起来。我的梦没有给他飞起来的能力。这个飞起来的梦给了我巨大的启示：我们在梦中的灾难是在梦中解决的。

《本巴》的初心是解决梦中的问题，将梦中所有灾难在梦中解决，让梦安稳地度过长夜，让那个醒来的白天一如既往地活下去，因为那个白天发生的一切

都不是故事，是现实，而现实对梦，占有着跟我们的醒一样的夜晚时间。那也是我们的现实。《本巴》关注人睡梦中的那一半现实，我们把它叫做梦，梦中的我们可能不这样想。

我曾写过一只醒来的左手，它能在人睡着时把梦中的东西转移到梦外，也能把梦外的东西拿到梦中。这只醒来的左手是语言。《本巴》是我用语言做的一场梦，语言接管了那个梦世界，让一切如我所愿地发生。这是一场飞起来的梦。

教鹤然：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弘扬英雄气概也是文化自信的内容之一。当下书写英雄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本巴》中的英雄形象却带有一点“反套路”“非典型”的色彩，对传统史诗的叙事逻辑有一定的解构性。您怎么看本巴世界中的英雄形象？

刘亮程：《本巴》重新定义了英雄，就像小说中的莽古斯，白天耀武扬威杀害本巴人，但夜晚的梦中却被江格尔追杀，江格尔是梦中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己的梦中英雄。可是，更多的梦中我们是弱者。

《本巴》面对的正是这个不由自主的梦中世界。小说发生在不会醒来的梦中，江格尔史诗是本巴人的英雄梦，他们创造史诗英雄，又被英雄精神所塑造。小说中的本巴世界是由齐说唱出来的，说唱本身在虚构梦，齐也称为说梦者。齐说唱时，本巴世界活过来。齐停止说唱，那个世界便睡着了。但睡着的本巴人也会做梦，这是齐不能掌控的。说梦者齐只说出了那一重梦，梦中梦属于另一个世界。江格尔在梦中消灭莽古斯，江格尔的父亲乌仲汗将汗国的牛羊转移到梦中，哈日王则掌控着所有梦，让梦如他所愿去发生。但是，现实最终击穿了梦，因为故事讲述者齐处在生死关头，《本巴》故事触到一段真实的历史：土尔扈特东归，5岁的齐和整个部族面临危险，如果齐牺牲了，传唱史诗的部族被敌人消灭，本巴世界将永远消沉。危难时刻，战无不胜的史诗英雄出现在每个人心中，史诗英雄精神鼓舞了人们，部族走出险境。江格尔齐的说唱没有终止，史诗一直传唱到今天。

“只有真实无比的细节，才能虚构出一个可信的世界”

教鹤然：《本巴》的语言很有特点。很多小说是以情节和人物推动故事发展，但《本巴》的小说叙事不是在这种逻辑下展开，而是以语言和修辞推动小说叙事不断发展，充满了复杂性和多义性。您为什么会选择以这种“不那么小说”的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否得益于您此前从事诗歌、散文写作的经验？

刘亮程：我最早写诗。后来写散文，也是受诗歌语言影响。再后来写小说时，反而觉得自己更像诗人，早年写诗时压抑的诗情，在小说中得以释放。我的一些小说故事，其原点是诗歌意象。或是早年的一句诗，在心中长大成一部小说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只能用诗歌语言去写。我对语言有自己的追求，我希望自己写的每一个句子都有无数的

远方。这样的语言可能不适合讲故事，但它适合写我创造的故事。

我也时常遭遇语言的黄昏，在那个言说的世界里，天快要黑了，再无事物被语言看见，语言也看不见语言。但总有一些时刻突然被语言照亮。我书写被我的语言所照亮的事物，不论小说、散文或是诗歌。

教鹤然：从《捎话》到《本巴》，您的创作一直带有“无小说”的特质，引发了许多作家、学者和读者关于小说写作方法论的探讨和思考。您怎么看待这一评价？好的方法和好的内容，哪个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更为重要？

刘亮程：一部小说的故事决定了它的身体。由语言塑造出的故事身体，自成世界。我的上一部小说《捎话》，设置了两个叙述者：库和毛驴。作为人的翻译家，能听懂所有的语言，但听不懂驴在说什么。他能看懂人世但看不见鬼魂。而毛驴却能听懂人话鬼话，能看见声音的颜色形状。在小小说开篇，第一章是驴的视觉，第二章是人的视觉，交替讲述。到后来便混在一起了，人和驴一起讲述。因为有着严格的角色设定，读者容易辨别哪些故事是在人讲，哪些是驴在讲。当然，也有读者将其作为全视觉小说读，也没问题。

《本巴》的叙述是多视角，但故事设定更加复杂。无论怎么写，写作者是在写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由作家的语言创生，你要保证你离开后这个世界还能活下去。你赋予它时间空间，赋予它众多的生命，每个细节的塑造都如造物。本巴世界是虚构的，但构成这个世界的细节是真实的，只有真实无比的细节，才能虚构出一个可信的世界。

教鹤然：《本巴》系列歌曲《做梦梦》发布，文本剧《一梦本巴》也与读者见面，舞蹈、朗诵、音乐、剪纸、装置等视听艺术在纸张之外建造了本巴世界，在破圈跨界上作出了很好的尝试。您如何看待《本巴》作品的其他艺术表现形式？

刘亮程：《本巴》舞台剧正在排练中，明年有望演出。除此之外，也有游戏和影视商家对作品感兴趣。我个人觉得，《本巴》做一款游戏应该是很好的。它本身由三场游戏构成。当然，我还希望它能拍成动画电影。《本巴》内部可以再生出许多的故事，我写《本巴》时，把许多故事的枝杈打掉了，但影视可以让这些故事再生长出来。

教鹤然：今年上半年，您出版了最新的教鹤然《我的孤独在人群中》，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是否会继续锚定史诗资源，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呢？

刘亮程：我的新长篇《长命》已经完成主体，再修改一年就可以出版了，这是我在菜籽沟村获得的故事。我在这里等来了自己的60岁，《长命》也是我命中注定的写作。生老病死和生不生息，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生老病死并不是我的小说的尽头，生不生息里有子孙也有祖先神灵。我活到60岁，脑子里的东西比外面的多。我的脑子里有这个世界没有的东西。许多亡人也在哪里活着，甚至一些过去的年代也在那里活过来。我见识过、经历过、想象过，许多都会遗忘，但总有一些时光会被文字保留住。